

身與心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那能承載水的，究竟是那個空間，還是那玻璃體？

身與心的關聯如何？身體病弱的人意志是否更為消沉？或是相反的正是意志的向度，造就身體的景況？

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一位慈濟的照顧戶梁德鴻，一九七二年出生在檳城的一個平凡的家庭，一家五口雖然貧苦，但過得幸福快樂。然而當十五歲的梁德鴻懷抱著單純的理想努力向學時，一個噩夢卻悄悄降臨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梁德鴻醒來，發覺腳部有點痛，他以為是在學校賽跑時扭傷了腳，就去找中醫師推拿，結果越推越痛。一年多過去了，看遍中醫和吃偏方都無效之後，於是他到醫院接受檢查。檢查的結果，梁德鴻才知道他不是腳扭傷，而是罹患了先天遺傳性僵硬性脊椎骨炎(Ankylosing Spondylitis)。

梁德鴻一躺就是十年。在這漫長的歲月裡，他的病情不但沒有好轉，反而更加惡化，他出現耳鳴現象，時而聽見時而聽不見；視線也受到牽連，一接觸強光雙眼就會流出血水。而他的背部也因長久躺臥，長了褥瘡必須長期敷藥。儘管病痛纏身，但是梁德鴻卻沒有對人生失去信心，他仍然開朗樂觀的面對人生，他很孝順，面對著流淚傷心的父母

親，梁德鴻會安慰父母，因為生病所以他就沒有機會學壞，到外面亂跑惹事。其實梁德鴻在床上閱讀各種書籍，讓他滿腹經綸，出口就是文章。他透過慈濟月刊了解慈濟，並進而和慈濟人結下很深的緣。他的身體一天天變壞，但是心中及口中卻充滿了感恩與笑容。

我們一直以為疾病會侵蝕身體，同時會削弱一個人的意志及生存的信心，這誠如德國大文豪歌德在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裡面所說的「疾病會吞噬一個人的身體，不也同時削弱一個人的意志嗎？」但心和身真是如此緊密相連的嗎？

心和身當然不可切割，但它們未必相互輝映，未必同時敗壞，也未必一同隱滅。有些人體魄魁武但心卻很脆弱，有些人相貌美好但心地未必良善。身和心雖然相連但不會同一。

在花蓮慈院曾經有一位癌症末期病患綽號叫阿昌班長，早年的阿昌為惡者多，浪蕩江湖。但是到了慈院接受癌症化療無效後，在心蓮病房期間，他卻加入做志工的行列，每天幫忙送病歷，陪其他的病患聊天，安慰那些病苦的老人，他的心轉化了，雖然他的癌細胞一天一天的正吞噬他的身體，但是他的心靈卻比以前更純淨而快樂。他的歲月一

天一天的消失，而他的快樂及內心的平靜俱增。身和心到底是否相連？

西方的哲學家柏拉圖曾將心與肉體分離，認為心靈是高貴的，而肉體是惡的，容易墮落。心物二元論是柏拉圖的創見，並影響西方思維甚深。連基督教都輕視肉體，認為屬靈的必不屬肉體，那肉體會損壞，但靈不會損壞。從阿昌班長及梁德鴻的經驗看來的確如此，身體雖然殘疾敗破，但心卻無比的清明昂揚。身與心是不互相連動的。甚至身體的表像及美麗健壯，更容易使人沉淪及敗壞。那身與心的關係必然是對立的嗎？除去身，有沒有一個永恆的心存在呢？這個問題，基督教的說法是屬上帝的靈是永恆的。但是佛教的觀點是連心都是因緣生、因緣滅。只不過心識不隨身體的滅寂而消逝。心是會隨時空流轉在不同的時空中，隨著業力繼續生滅流變。

心越是執著於有形的身及物，心越是想貪著，就積累更多的業，就更難清明超脫和喜悅；佛教思想更進一步說明，心識的業力造就我們的身體之型態，也決定著我們的命運，但是心識在當下的一個轉變，就可能轉變我們積累的業力，轉變他的向度，使之清明向上。如阿昌班長的轉變。

證嚴上人曾說我們不要說殘障，因為殘者未必是障，應該說是殘疾；而如梁德鴻這樣殘疾之人，生命其實沒有障礙。又如謝坤山、馬文仲等人雖殘疾，但意志及生命竟如此燦爛，他們的生命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示現及教導，亦即心的力量遠遠大過有限的身體。身是心的造具，但不是它的枷鎖。如果身體和心不是一體相連動的，不是一同生一同滅的，那我們或許更可以相信，即使當肉體滅亡，那昂揚清明的心還是存在於時空中的某處，繼續尋求一個適合的衣裳，承繼它未完的執著所造之業力？或接續它幾經透明澄澈之後、永不止息的願力。這正是慧命的長存。

那承載水的，是那個空間而不是那玻璃體。心就是那個空間，而身可比是那玻璃體。「有無相生，無之以為用，有之以為利」，老子這句話為身與心、心與物的關聯性做了最恰當的註解。盛裝水需要空間和玻璃體，而當玻璃體破滅的時候，那能承載的空間依然存在虛空之中，永續不滅。



h可明